

有一种昆虫,在我们河南叫蚰子,雌的叫老母蚰,雄的叫老叫蚰。到了北京,蚰子就不叫蚰子了,虫字边搭一个国,叫蛃蛃。蚰子的叫声与蛃蛃这两个字的发音毫无相似之处,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蚰子叫成蛃蛃。

蚰子与夏季的庄稼和野草伴生,庄稼长起来了,野草发出来了,蚰子就出生了,哪里有庄稼和野草,哪里就有蚰子蹦蹦跳跳的身影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我们老家的蚰子很多很多,恐怕要比村子里的人口多成千上万倍,人只要一走出村子,扑面而来的就是蚰子的叫声。如果把蚰子的叫声编成一个小曲儿:东地里吱吱,西地里吱吱;南地里吱吱,北地里吱吱,满地里吱吱,依呀依呀嗨。蚰子不仅在赤日炎炎的白天叫,阵阵声浪高过了热浪,在月光下的夜晚,蚰子们叫得更欢畅,遍地的鸣叫差不多能把月亮邀下来。有一天夜晚,我去邻村看完电影回家,蚰子洪大的叫声好像一路都在哄抬着我,不想让它们哄抬都不行。我向土路两边的庄稼地里看了一下,见月光下的蚰子们纷纷爬到庄稼棵子的梢头,在高处尽情高歌。听大人们说,蚰子们之所以在夜晚爬得那么高,是为了方便喝露水。它们唱一会儿,喝点儿露水润润嗓子,唱出的歌声就更加嘹亮。

大人的话蒙不了我,我很小的时候就到野地里逮蚰子玩,知道蚰子没有嗓子,它们的叫声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,是从背上发出来的。蚰子的背上有两块鞍子样的东西,每块鞍子中间都有一个小小镜片,镜片上下叠加,互相快速摩擦,就发出了声响。除了蚰子,还有一种叫蚰蚰的昆虫,同样也是通过摩擦背上的镜片发出声响。比起蚰子,蚰蚰的叫声只能算是低吟浅唱,就洪亮度而言,比蚰子差远了。别的被统称为蚂蚱的昆虫,种类也很多,大大小小,长长短短,花花绿绿,多得数不清。那些蚂蚱都不会叫,顶多只会窸窣地打打翅膀,在同类之间互相传递一下信息。

蚰子中会叫的只有老叫蚰,老母蚰不会叫,一辈子都不会叫一声。老母蚰背上没有镜片,尾部却长了一根尾巴。尾巴长长的,翘翘的,尖尖的,通体闪着古铜色的光亮,酷似一把刚出鞘的利剑。老母蚰的尾巴是干什么用的呢?是产子儿用的。比如一些老母蚰生活在大豆地里,大豆的豆角子饱满了,它们肚子子儿也成熟了。老母蚰看到哪里有一道地缝,便把“利剑”插进地缝里,让肚子里的子儿顺利地产进地下的温床里。就算地上没缝子也不怕,老母蚰会利用它的“利剑”,在地上开凿一个缝子,把子儿产进去,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。蚰子的

生命短暂,只有一个夏季和初秋。在短短的时间内,老叫蚰和老母蚰分工明确,老叫蚰的一生用来鸣叫和求偶,老母蚰的一生则用来交配和产子儿。

我还是一个农村少年的时候,每年都会 在夏末和初秋,去野地里逮蚰子。我钻进庄稼地里,或草窠子里,轻轻扒开庄稼的叶子和密集 的草茎,瞪大眼睛,寻觅藏在青纱帐里的蚰子。蚰子的颜色有着天生的保护色,庄稼和野草颜色是绿的,它们身体的颜色也是绿的,绿得彻头彻尾,几乎和绿色的环境融为一体,要捉到一只蚰子并不是很容易。不过这难不倒馋嘴的眼睛好使的我,看到草茎上爬着一只老母蚰,我伸手就把它的脖子捏住了。看到一片豆叶的背面藏着一只老母蚰,我伸手连同豆叶一起把老母蚰抓在手里。也发生过老母蚰咬我手指的情况,但不等老母蚰把我的手指咬破,我就把它制服了。是的,我不逮老叫蚰,只逮老母蚰。老叫蚰腹内空空,没什么内容。老母蚰大腹便便,肚子里装满了油和子儿。我逮到的老母蚰,都是用柔韧的准草的草茎穿起来,差不多每次都能逮到一串子儿几十只老母蚰。我把老母蚰提溜回家,放进刚做过饭的灶膛里的柴草灰里一烧,或者在铁锅里放点盐一炒,把肚子变硬的老母蚰剥开来看,里面是一包黄朗朗的油脂和栗色的长条形状的子儿。放在牙上一咬,那些子儿咯崩咯崩响,哎呀真香真香,恐怕能把人的大牙香掉。

逮老叫蚰的人还是有的,村里有一位堂叔,他在初秋的红薯地里瞅来瞅去,专门逮老叫蚰。他不逮老得有些发紫的老叫蚰,而是挑选新生的、有发展前途的老叫蚰,才收入特制的蚰葫芦中。蚰葫芦小小的,圆圆的,稍稍有一点扁,它不是给人当菜吃的,仿佛生来就是给蚰子预备的。堂叔从葫芦架上摘下一只形状极佳的白得发亮的蚰葫芦,放在窗台上晾,晾得蚰葫芦表面出现金子一样颜色和光泽,他才开始对蚰葫芦进行细细加

工。他用刻刀在蚰葫芦上方刻下一个圆形的、周边留有狗牙子的顶盖,取下顶盖,掏出蚰葫芦里面的瓢子和葫芦籽儿,使里面有足够的活动空间,就可以把蚰子放进去了。堂叔并没有把顶盖丢掉,而是在蚰葫芦底部打了两个小孔,在顶盖上也打了两个相应的小孔,用一根丝线兜兜从蚰葫芦里穿上来,穿过顶盖的小孔,使蚰葫芦与顶盖联系起来。这样一来,周边带狗牙子的顶盖,可以以丝线为轴上下自由滑动,需要盖上盖儿时,就把顶盖儿滑下来,盖得严丝合缝。需要给蚰子喂食时,就把顶盖打开。这样的蚰葫芦,在还没装进蚰子之前,就称得上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我见过堂叔喂他的蚰子,他挑最嫩的白菜芯儿,撕成小片,轻轻放进蚰葫芦里。有一次往蚰葫芦里放白菜芯儿时,碰到了蚰子,蚰子吱地叫了一声。堂叔的样子似有些抱歉,连说没事儿,没事儿,我不是故意的。有了特殊待遇的蚰子,生命得到了延长,可以活到冬天。到了冬天,堂叔天天把蚰葫芦藏在贴胸的怀里,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蚰子没有辜负堂叔的期望。不管堂叔走到哪里,哪里就会传出蚰子的叫声。特别是到了下雪天,在雪落土地静无声的时候,蚰子叫得更嘹亮,持续的时间更长。有一回,堂叔在村街的雪地里走,我们在我们的堂屋里的街棚,隔着好远,我都听到了蚰子奇迹般的叫声。

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,我从河南的煤矿调到北京工作。到北京后,我知道了蚰子不叫蚰子,叫蛃蛃。蛃蛃就蛃蛃吧,小东西的本质完全是一样的,只是叫法不同而已。人既然来到了城市,城里没有庄稼地,也没有野草坡,恐怕再也见不到蛃蛃的身影了,既尝不到母蛃蛃的美味,也听不到公蛃蛃的叫声。

让我意想不到的,有一年夏天我中午骑自行车回家,忽然听到一阵我熟悉的声音。我扭头一瞅,见街角立着一位头戴草帽农民模样的人,他旁边放着

一辆自行车,自行车的后座上驮着一大坨鼓鼓囊囊的东西,叫声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我听出来了,那叫声是久违的蛃蛃的叫声。为蛃蛃的叫声所吸引,我下了自行车,推着车来到那个农民的自行车旁边,探头向那些蛃蛃瞅去。蛃蛃被分别装进那些用高粱篾子编成的小小笼子里,笼子被细铁丝串联在一起,笼子大约有一百多个,蛃蛃大约有一百多只。隔着笼子的方形窟窿眼儿,我看见了 不少蛃蛃都在阳光的照耀下振翅鸣叫。如此一来,蛃蛃就不再是独唱,而是合唱,像在大平原的庄稼地里合唱一样,有着气势磅礴、震撼人心的效果。农民问我要不要买一只?我问他多少钱一只?他说两块钱。我不贵,让他给我挑一只叫得欢的蛃蛃卖给我。农民说每一只都叫得很欢,都是好样的。他用剪刀剪开一只蛃蛃笼子上的一根高粱篾子,把蛃蛃笼子从铁丝上取下来,又在笼子上拴了一截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绳,才提溜着把蛃蛃笼子递给我。

从那一年夏天开始,我们家里也有了蛃蛃,我下班一回到家,就能听到蛃蛃的叫声。每天晚上,我听着蛃蛃的叫声入睡。每天一大早,我听着蛃蛃的叫声醒来。北京许多人家喜欢养宠物,他们养的宠物是猫,是狗,是鹦哥等。而我们家养的蛃蛃,就是我们家的宠物。为了能让蛃蛃呼吸到新鲜空气,我把蛃蛃笼子挂到阳台上通风的地方。我每天都给蛃蛃喂新鲜蔬菜,有时为了给蛃蛃改善生活,我还从外面掐来刚开的、嫩黄的丝瓜花和倭瓜花给它吃。听别人说,也可以给蛃蛃喂辣椒吃,因辣椒有辣味,蛃蛃吃了辣椒,受到刺激,会叫得更兴奋。我从没有给蛃蛃喂过辣椒,我觉得那样做对蛃蛃是一个折磨,不是爱憎宠物的做法。

妻子很支持我在家里养蛃蛃。有一年夏天,我还没有看到卖蛃蛃的农民进城,妻子先看到了,她马上就买了一只蛃蛃带回家。妻子跟她的同事说起来,有

的同事不赞成她在家里养蛃蛃,说那不是引进噪音嘛!妻子解释说,蛃蛃的叫声不是噪音,那是大自然的声音,是天籁之音,很好听的。

在北京定居后,我几乎每年都回河南老家。在老家得知,我们那里没有了蚰子。因种庄稼之前先用农药拌种,庄稼生长期间还要用农药喷洒,就把蚰子统统杀死了。不光把蚰子杀死了,所有蚂蚱类的昆虫都不存在了。农药的普遍使用,使夏天的田野变成单调的状态,万籁俱寂的状态。这样好吗?人类的生存,一定要以牺牲性的生物物种为代价吗?这是不是有点儿悲哀呢!

好在北京还有卖蛃蛃的,在夏天的北京城里,还能听到蛃蛃的叫声。我注意到,那些进城卖蛃蛃的农民没有固定的地方,都是骑着自行车在城里的大街小巷转来转去。在我看来,驮在他们自行车后面的像是一支蛃蛃合唱团,自行车就是合唱团的流动舞台,舞台流动到哪里,蛃蛃们嘹亮的大合唱的歌声就响到哪里。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大都市里,应该说这是一道独特的亮丽的风景。

有一次,我见进城卖蛃蛃的是一位年轻妇女,就过去一边挑蛃蛃,买蛃蛃,一边跟她聊了几句。聊中得知,她是从河北易县的山区来的,夜里两点出发往城里赶,要骑车四五个小时才能赶到城里。事先要一个 一个编笼子,到山里一只一只逮蛃蛃,每一只蛃蛃来得都不容易。我说易县我去过,那是清西陵所在地。她说皇帝陵在那里瞎搭了,老百姓还是缺钱花,不然的话,谁费劲巴力地到城里卖蛃蛃呢!我问他们那里的庄稼地里不打药吗?她说也打,只是山里的荒草地里不打药,他们逮蛃蛃只能到山里去逮。现在山里的蛃蛃越来越少,他们全家出动,逮了两天,才逮了这么多蛃蛃。听了妇女的话,尽管蛃蛃涨价了,已经从两块钱一只涨到十块钱一只,我还

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只。

有一年我过生日,女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只蛃蛃。那只蛃蛃有着超强的生命力,它不仅活过了冬天,在春节期间,我还听到了它的歌声。那只蛃蛃之所以活的时间这么长,妻子后来告诉我一个秘密,说她喂蛃蛃吃了肉。她偶尔发现,蛃蛃不但爱吃青菜,吃肉肠吃得也很香。因为给这只蛃蛃格外增加了营养,所以它才能跟我们一块儿欢度春节。

我是一个喜欢写短篇小说的人,听着蛃蛃的叫声,有一天我突发奇想,觉得笼子和笼子里的蛃蛃很像是一篇短篇小说,笼子是短篇小说的形式,笼子里的蛃蛃是短篇小说的内容。用高粱篾子编的金色的笼子是来自自然,绿色的蛃蛃也是来自自然。它们之间的结合,仍是自然与自然的结合,只不过是经过加工而已,是改变一下呈现的环境和方式而已。尽管蛃蛃被装进了空间容积有限的笼子里,尽管蛃蛃连同笼子一起被运到城里,并进入市民的消费环节,但人们只要一听到蛃蛃的叫声,就会产生无尽的想象,想到广袤的土地,苍茫的原野,连绵的群山,蜿蜒的河流,还有阳光下的庄稼,月光下的荒草,变得心思渺远,心胸开阔。还有一点也很重要,蛃蛃笼子的四面八方都开有窟窿眼儿,笼子是透气的状态,是八面来风的状态,而不是封闭的状态。这与短篇小说的构成颇有相似之处。短篇小说虽自成一体,却开有门窗。透过窗,我们也许可以看到“千秋雪”,通过门,我们也许可以望到“万里船”。我的奇想也许是瞎想,但蛃蛃的确这样启示过我。

可能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限制,自2020年以来,我再也没看到进城卖蛃蛃的农民。有些事情一旦中断,再接续起来总是很难。我总想,从今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蛃蛃了。

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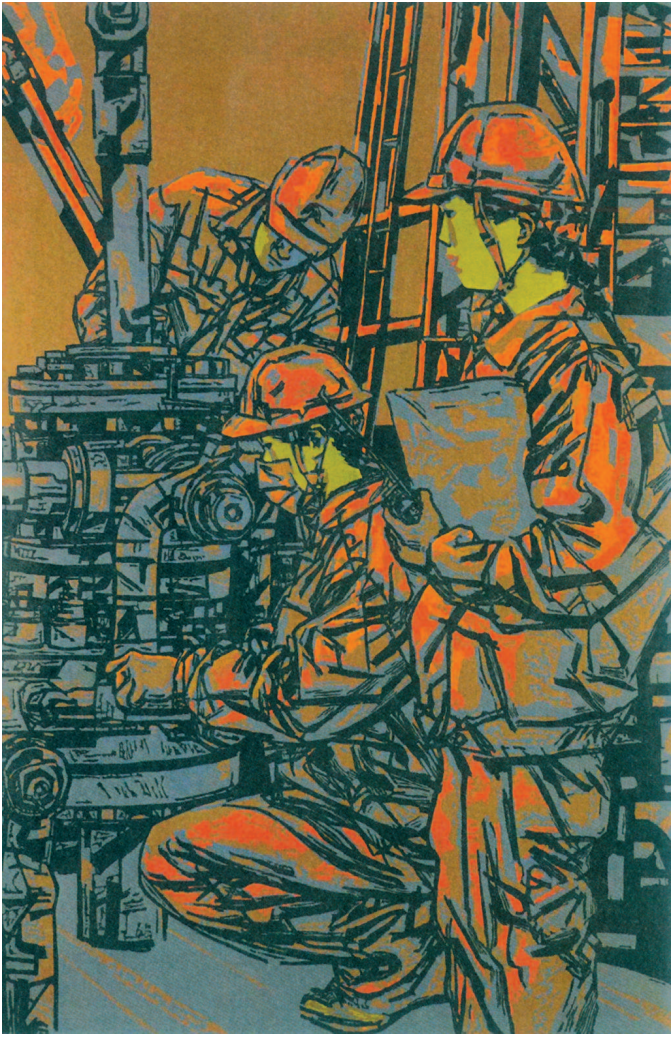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因病早退后,天气适宜的时候总坐在屋外廊道的椅子上,戴着老花镜一脸严肃地阅读《参考消息》。逢放假在家,我喜欢站在椅后细看父亲的头顶——不为别的,只为那两个“旋儿”。老爸的头顶正中央不偏不倚并列着两个顺时针的“旋儿”,就算直硬的黑发已经花白,那两个小东西依然很显眼。我一边胡撸父亲的头发,一边问:“爸爸,您头上有两个旋哎,您知道吗?”父亲通常不理我,烦了会哼一声。

我的家乡有句俗话:一旋横二旋愣三旋打架不要命。这话挺没道理的,绝大部分人只有一个旋儿,但“横”人的比例一定低得多,三个旋的人我没见过。但“两旋”之人是不是真的有点“愣”呢?联想父亲一生际遇,有时不由感慨,这句俗语的三分之一可能还是有点针对性。

在我们那个小小的煤矿上,父亲一直在运销科工作。“运销”对煤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他的工作一直以“要车皮”为重点,上上下下地为那一队队黑黝黝的货运车奔波忙打点。我

家就在高高的储煤楼(那是我们矿的标志性建筑)旁边的排房里,一道长长的铁轨分割了我们通往外界的道路。每当车皮来到,大大小小的煤块从煤仓里“哗哗”倾泻下来,车厢一边承接一边一点点地后移,几十分钟之后,装运完毕。再等待一些时候,列车才“咣咣”地开走。

孩子们日复一日地嬉戏上学,并不知职场江湖风云。偶然听年轻职工(他们的宿舍也在排房里)聊天,说“这次科长一定是老朱了”,个把时候有人会直接恭喜父亲。疯传了那么久那么多回,父亲一直是普通科员,最多担任过“代理科长”。一任一任的科长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,父亲的位置一直不动。



油田日记

(版画)

董鸣

“两个旋儿”的父亲

小 黑

寡言的父亲看上去是不动声色的,工作起来依然卖力气。车皮不足的时候,父亲就带人去另外一个地点进行装运,那里机械化程度不够,现场调度的人通常是父亲。夏日里,母亲一边吩咐我叫他回来吃饭,一边生气地抱怨,那么卖力为啥啊?但见戴着草帽的父亲站在烈日下的煤堆旁挥汗如雨地指挥,运煤车队缓缓地后退。

然而父亲吃饭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,有些是公干——要车皮嘛,有些是和没成家的职工们聚餐。那一次,醉后的父亲躺在小屋里,我进去拿点什么东西,看到他拉着技术员小华哥的手,大哭着说:你看这么久了,这么久了……我骇然退出。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个样子。

就在距离退休还有三年的时候,父亲彻底病倒,多年的胃病演变成胃癌。大手术之后,父亲办理了手续,成了矿上最年轻的离休干部。家里一片愁云惨淡,按母亲的话说“三个孩子一个都没交代呢”。听说核桃枝煮鸡蛋这个偏方管用,乡下姨妈源源不断地支援树枝,父亲每天皱着眉头喝下几碗汤和两个黑乎乎的鸡蛋——很艰难,大手术中,父亲不仅切除了大部分胃脏,整个消化道都大受影响,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小口少量进食,稍不留神就会被噎住,难受好半天。

还算不是那么不走运,父亲坚持了下来,一直看着我们三个人立业成家。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道艰难。偶然听父亲感叹:提前退了三年,损失太大啦,那几年工资涨得比往年都快。常年不辍的《参考消息》是他从矿上借来的,小心翼翼地看完,隔天再送回去。为了给离退休职工争取福利,父亲还曾带头去局里“静坐”过。局领导很有办法,立刻找到在局里工作的兄长,请他出面说和。这招当然非常有效,父亲很快便息鼓了。

父亲的职场生涯就这样了。年少时参军,辗转大江南北,退伍时因家庭成分不好“流放”塞外,中年后落叶归根返回故土,勤勉一生连个科长都没混上,也许就是因为命中注定的“愣”吧。

二

父亲本人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独生子。我有两个哥哥,我的出生应该给

他和妈妈带来不少欢愉。记忆中的童年时光里有不少亮点。父亲出差多,经常给我买小花衣小皮鞋,我大约是矿区中穿戴最亮丽的小姑娘。

有时候爸爸出差会带着我。那一年寒假,我跟父亲一起去大同,走在大街上,他突然开始对我发火,真的,十分认真地、长时间地劝我烫个头发。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学生,也非常认真地想了想,烫头当然好,多时髦啊,可等开学了老师同学会怎么想呢?我同意了又反悔,反悔了又同意,我们两个人就在理发店外徘徊了很久。最终还是没有烫。后来,大约是作为补偿,父亲带我去了动物园。寒冷寂寥的大同动物园里,植物凋零动物潜藏,好像啥也没见到,只依稀记得他牵着我的手不停地走,不停地走。

尽管没什么具体收获,那个寒假过得超级开心,要开学了我的作业还差好多,有点抓瞎了。父亲带我去卫生所开药(有点小感冒)的时候,正好遇到了班主任王老师,在我的暗示下父亲向老师求情,说老师您看小姑娘一直在生病,没法做作业,这次通融一下吧。我心里乐开了花,作业丢一边,又呼朋唤友疯玩了。

不过话说回来,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多少年之后我才意识到,不错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父亲的很大慰藉。小小矿区内所有消息都共享,父亲带着隐藏不住的得意笑容说,听说这次英语考试你又是第一?青春期的我生硬地回答,这有啥好得意的——哎,那个岁数的孩子大约都是这副德行。中考之后,爸爸拿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家,说:这可是矿上独一份啊!

大学毕业之后的路就很坎坷了。就业不顺的我跑回北京,进一家研究所做实习生。不久父亲居然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了这家单位的一则消息:所长带队赴台湾进行交流访问。父亲带话给我,多好的单位啊,一定要好好干。殊不知,那时候的我正困居京城,进退维谷,处在人生最低点。

那个夏天我跟随同乡朋友暂居一家大学的校外宿舍。有一天午后听到楼道里一阵喧哗,似乎是老家来人了,朋友欢天喜地下去了。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,楼道里再次喧哗,有人喊,小丽小丽,你

家人来了!我即刻冲了出去,但见我的父亲——又瘦又黑的老父亲——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!我一时惊呆了。

坐定歇了一会儿之后,父亲才说局里组织离休干部旅游,路过北京,停留一天,老人家趁机出来,打了一辆车满北京找我供职的单位,车费就花了六十!

我的父亲啊!就算您曾在北京呆过,那都多少年了,您也太小瞧现在的大北京啦!不过,居然还是让您找到了!不可思议。我和朋友带老人家去吃饭,疲惫的父亲吃得很少,话也不多。突然,他笑着说,那天在石花洞下,看见几辆来自北京的旅游车,心想,也许小丽他们单位正好也过来旅游?于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父亲一笑说哪可能那么巧呢,一边把眼泪咽回肚子里。

第二天我请了假带父亲进城走一走。平时从不抢座的我,第一个蹿上345路公交车,给父亲占了一个座位。一路上父亲东张西望,我知道他在寻找老北京的痕迹——开国之初,他曾在这里驻扎过几年。到了前门,父亲明显兴奋起来,甩掉我搀扶他的胳膊,边走边自豪地说:到这儿我就清楚了,当年开国大典的时候,我就站在城门下呢!

下午送父亲回到旅馆,见到了同行的张伯伯。洗了父亲的几件衣服,想再坐一会儿,父亲就催我回去上班。离开的时候,楼梯转角处只有张伯伯向我挥手,不见老父亲。我知道,父亲一定又是满眼老泪不愿我看见,因为,我也一样。

张伯伯对我说:一个人好好的,趁年轻,奋斗吧!这一定也是父亲想说的。

三

等一切走上正轨之后,父亲的心情更加顺畅了。每次回到家里,他总是在站在小屋里笑眯眯地看着我,带着得意甚至顽皮的笑意:看看,我还不错吧。每年二月份,父亲总要象征性地再过一个生日——就是他当年做胃切除术的日子——并骄傲宣布:这是我获得新生后的×岁生日。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“十九岁”,老人家终岁七十六。

没有了病情干扰,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候,父亲总会历数那些让他特别骄傲的事情:你们三个孩子的工作都是自己搞定的,不用我们帮你们奔走,省了多少事儿;婚姻大事也都是自己安排的,不用父母找人介绍,不必大操大办,省心;到现在我们这几个家庭都是“原装”的,比什么都好!我们一边迎奉着老父亲,一边五味杂陈。至少我是这样的。

进入老年之后,父母的关系总算和谐了一些,我们小时候,他们的冲突一点不少。每当他们冷战到不可开交的时候,亲爱的姥姥(母亲的小姨)会上门,住上一段日子。每到饭口,姥姥吩咐我,叫你爸爸回来吃饭。父亲就在某处黑着脸徘徊,叫几次才回来。极端的时候,母亲会拎着包袱夺门而出,我们在后面追赶,而母亲的身影已经越走越远了。很久很久以后才听母亲提起,说其实已经走到法院门口了,左想右想,几个孩子还年幼,还是算了把。

那时我搞不太懂他们吵架的具体原因。记得有一回,父亲带我去看电影,也许影片临时撤场了,也许爸爸临时起意,反正电影是没看上,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,和一群人热热闹闹地打麻将,我坐在小板凳上百无聊赖地数手指头。几年前见到老邻居夏阿姨,她说,你妈妈特别爱干净,总嫌弃你爸爸不洗手就做饭,有段时间他们各做各的饭,你爸爸对你妈妈说,你別用我的柴别用我的煤……这些琐事儿真磨人。

几十年之后,他们终于修炼出老夫老妻的模样。而我们自己的婚姻呢,冷暖自知。

四

父亲于2007年3月29日去世,今年是15周年。那时我在海外,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,等我4月6日赶回家乡的时候,父亲的葬礼已于4月3日举行完毕。听家人和亲友描述,那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葬礼。大家都明白:这是一个忠厚老实人,一个好人。

疫情之下已经有三年没能回乡扫墓了。只能点燃一炷清香,遥向故乡祭拜。丝丝轻烟中想起父亲,首先会想起晚年时他的心满意足的笑容。当扔下职场的失意,度过生命的难关,看着孩子们一天比一天好,他眼老伴儿也终于回归和顺之后,“两个旋儿”主使下的“愣”命运终于退却了。

再往前回想,总会想着那个肃杀的冬日,父亲牵着我的手默默走在塞外动物园里,周围一片寂静,一个人影儿都没有。父亲心里大约正在嘀咕,怎么什么也看不到,小姑娘该多失望啊……

2022年4月5日,清明